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七

裴寂

劉文靜 弟文起 文靜子樹藝

李孟嘗

劉世龍 趙文恪 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 許世緒

劉師立 錢九隴 樊興

公孫武達 龐卿惲

張長遜 李安遠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為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踈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脩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為齊州司户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

延之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為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衆情已協

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及義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大將軍府建以寂為長史賜爵聞喜縣公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為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絶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

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群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以招懷賊附兵强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為虞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而引軍入關及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户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又不荅寂請見曰桀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為龜鏡無所疑

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為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翫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為比武德二年劉武周將黄子英宋金剛頻寇太原行軍總管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因為晉

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師次介休而金剛據城以抗寂寂保于度索原營中乏水賊斷其澗路由是危迫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晉州以東城鎮俱沒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之地寂性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絡繹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為亂夏縣人吕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為援寂擊之復為崇茂所敗被徵入朝高

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勲官爵亦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廵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皁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又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日昇為天子

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胄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媿前修矣其年改鑄錢特賜寂令自鑄造又為趙王元景娉寂女為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㫖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册司空賜實封五

百戸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元年加實封并前一千五百戸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驂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三年有沙門法雅初以恩倖出入兩宫至是禁絶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書杜如晦鞫其獄法雅乃稱寂知其言寂對曰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初不聞妖言法雅證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

邑寂請住京師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徒以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掃墳墓何得復辭寂遂歸蒲州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常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大怒謂

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殺戮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竟流静州俄逢山羌為亂或言反獠劫寂為主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時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

郡公子律師嗣尚太宗妹臨海長公主官至汴州刺史

律師子承先則天時為殿中監為酷吏所殺

劉文靜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

石州刺史父韶隋時戰沒贈上儀同三司少以其父身

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

末為晉陽令遇裴寂為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

寂見城上烽火仰天歎曰畀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

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世途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

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

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

太宗得通謀議及高君雅為突厥所敗高祖被刻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今裨將敗衂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為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强宫監之中府庫盈積以玆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尅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為煬帝

勑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為宫監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

以討武周為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偽作符勅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投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

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陽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為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

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静而至又獻馬千疋高祖大悦謂文静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静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静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静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禄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時

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靜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而當朝撝抑言尚稱名又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帝不納時制度草創命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以為通法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會薛舉寇涇州命太宗討之以文靜為元帥府長史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誡之曰舉糧少

兵疲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慎無與決待吾差當為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拜民部尚書領陜東道行臺左僕射武德二年從太宗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文靜嘗與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

必當斬裴寂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之法時文靜有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起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家口無託實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

懸隅止以文靜為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而高祖素疎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畧實冠時人性復麤險忿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歎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初為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

王某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内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約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靜已死於是裴寂加食九百戶通前為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

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勣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户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户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甞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户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

六人各食三百户其王君廓事在廬江王瑗傳安興貴安脩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在柴紹傳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並事微不錄自餘無傳者盡附於此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為晉陽鄉長高祖鎮太

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內懷疑惑世龍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禄大夫從平京城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時草創之始傾竭府藏以賜勲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足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絹疋疋軸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段矣高祖並

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卿封莒國公貞觀初轉少府監以罪配流嶺南尋授欽州别駕卒義節從子思禮萬歲通天二年為箕州刺史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授箕州益自喜以為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與洛州録事叅軍綦連耀結搆謀反謂耀曰公體有龍氣耀亦謂思禮曰公是金刀合為我輔因相觧釋圖讖即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禮自衒相術每所見人皆謂之合得三品使務

進之士聞之滿望然始謂云綦連耀有天分公因之以
得富貴事發繫獄乃多證引朝士𦏶以自免所誅陷者
三十餘家耀思禮並伏誅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
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勮勮兄前
涇州刺史勔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
結皆死初則天命河内王武懿宗按思禮之獄懿宗寛
思禮於外令廣引逆徒而思禮以為得計從容自若嘗
與相忤者必引令枉誅臨刑猶在外尚不之覺及衆人

就戮乃收誅之

趙文恪者幷州太原人也隋末為鷹揚府司馬義師之舉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拜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大亂之後中州少馬遇突厥蕃市牛馬以資國用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屬城皆沒真鄉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為聲援及太原為賊所陷文恪遂弃城遁去坐是賜死獄中

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為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為

高祖所識因叅謀議義旗建以為軍頭從平京師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出為丹州刺史坐事免令以右光禄大夫還第卒後改封羅國公永徽中追贈潭州都督

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覘覘動静及還具論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徽初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遊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遷有功馬授右三統軍從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馬邑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救高祖令高遷督兵助鎮俄而賊兵甚盛高遷乃斬關宵遁其將士皆沒竟坐除名徙邊後以佐命功拜陵州刺史永徽五年卒贈梁州都督

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

亡言於高祖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謡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為天下唱此帝王業也高祖甚奇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以元從功臣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監門將軍永徽初卒贈代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為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

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才特免之為左親衛太宗之謀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立與尉遲敬德龎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疋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

位將軍顧巳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卧内慰諭之羅藝之反也長安人情騷動以師立檢校右武候大將軍以備非常及藝平憲司窮究黨與師立坐與交通遂除名又以藩邸之舊尋檢校岐州都督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間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為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負險自固師立亦遣人為陳利害赤辭遂率

其種落內屬太宗甚嘉之拜赤辭為西戎都督後師立
以母憂當去職父老上表請留詔不許赴京復令居任
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常為邊患又阻新附師立總兵擊
之軍未至破丑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追之至䣓于真
山而還吐谷渾於小莫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尋轉始
州刺史十四年卒謚曰肅
錢九隴本晉陵人也父在陳為境上所獲沒為皇家隷
人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

授金紫光禄大夫及赴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杲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獲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隠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勲為最累封鄅國公仍以本官為苑遊將軍貞觀初出為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巢國公加食盧州實封六百戸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罪配没為皇家隷人興從平

京城累除右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
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十鋌尋
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興率兵討之拜左驍衛
將軍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坐
遲留不赴軍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勲減死久之
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遼東以興
忠謹令副司空房玄齡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候將
軍永徽初卒贈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者雍州櫟陽人也少有膂力稱為豪俠在隋為驍果武德初至長春宮請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擠之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桃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略盡璽書慰勉之拜

左監門將軍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趨靈州追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武達引兵擊之斬其渠帥可邏拔邑餘黨幾盡進封東萊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衛大將軍及卒高宗廢朝舉哀贈荊州都督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諡曰壯

龐卿惲者并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邾國公尋卒追封濮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為太子賓客

張長遜雍州櫟陽人也隋代為里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亂遂附于突厥號長遜為割利特勤及義旗建長遜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偽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武德元年勑右武候驃騎將軍高静致幣於始畢可汗路經豐州會可汗死勑於所到處納庫突厥聞而大怒欲南渡長遜乃遣高静出塞申國家賻贈之禮突

厥乃引還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候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宫人綵物千餘段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及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州揔管所在皆有惠政貞觀十一年卒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也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家富於

財少從博徒不逞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為之營護免後為正平令及義兵攻絳郡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自守城陷高祖與安遠有舊馳至其宅撫慰之引與同食拜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授右武衛大將軍從太宗征伐特蒙恩澤累戰功改封廣德郡公又使於吐谷渾與敦和好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後隱太子建成潛引以為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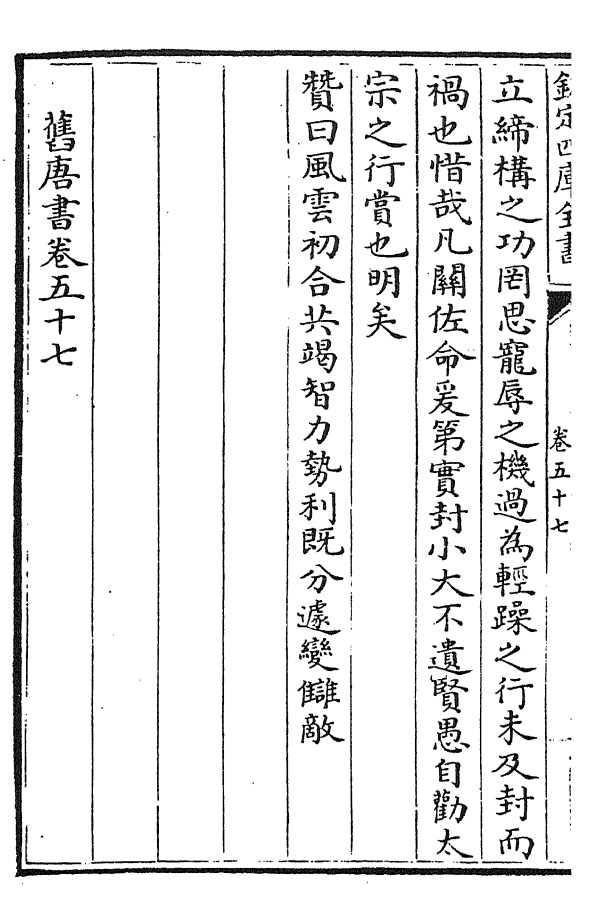
援安遠罔拒之由是太宗益加親信貞觀初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歷任頗有聲績然傷於嚴急時論少之七年卒追贈涼州都督謚曰密十三年追封為遂安郡公

史臣曰裴寂歷任仕隋官至為宮監總子女玉帛之務據倉廩兵甲之饒喜博戲之利苟多啓舉義之謀為首謁嶽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貴妃以經宿終昧為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之在三之規恃高祖之舊恩致文靜之極法終歸四罪尚保再生幸也文靜奮縱橫之略

立締構之功罔思寵辱之機過為輕躁之行未及封而禍也惜哉凡闗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宗之行賞也明矣

贊曰風雲初合共竭智力勢利既分遽變讎敵

舊唐書卷五十七



舊唐書卷五十七考證

裴寂傳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臣宗萬按通鑑注是時不復有龍山豈斌廉在開皇中嘗為令史以舊官書之邪蓋龍山縣為後齊所置帶太原郡開皇十年則改曰晉陽矣

劉文靜傳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臣宗萬按創業起居注突厥夜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為諸君召而使之即自手與突厥書據

此則結連突厥髙祖自為之非由文靜之請通鑑則書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與傳相合乃知温大雅欲歸功於髙祖故與傳不同耳

劉師立傳時河西党項破刃氏常為邊患○新書作破丑氏

張長遜傳勅右武候驃騎將軍髙靜致幣于始畢可汗○新書作髙世靜

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新書作楊國公

舊唐書卷五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五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八

唐儉　長孫順德　劉弘基

殷嶠　劉政會　柴紹平陽公主　馬三寶附

武士彠長兄士稜　次兄士逸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北齊尚書左僕射邕之孫也

父鑒隋戎州刺史儉落拓不拘規檢然事親頗以孝聞初鑒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高祖在太原留守儉與太宗周密儉從容說太宗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訪時事儉曰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内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羣望則湯武之業不遠高祖曰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

宜自愛吾將思之及開大將軍府授儉記室參軍太宗為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為司馬平京城加光禄大夫相國府記室封晉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内史舍人尋遷中書侍郎特加授散騎常侍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勅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率兵屯於其東以經略之尋又夏縣人吕崇茂以城叛降於劉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等率兵討之時儉使至軍所屬武周遣兵援崇茂儉與孝基筠等並為所

獲初懷恩屯兵蒲州與其屬元君實謀反時君實亦陷於賊中與儉同被拘執乃謂儉曰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獨孤尚書近者欲舉兵圖事遲疑之間遂至今日豈不由不斷耶俄而懷恩脱身得還仍令依前屯守君實又謂儉曰獨孤尚書今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州屯守可謂王者不死儉聞之懼懷恩為逆乃密令親信劉世讓以懷恩之謀奏聞適遇王行本以蒲州歸降高祖將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讓謁見高祖讀奏大驚曰

豈非天命也迴舟而歸分捕反者按驗之懷恩自縊餘黨伏誅俄而太宗擊破武周部將宋金剛追至太原武周懼而北走儉乃封其府庫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儉身沒虜庭心存朝闕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大使以便宜從事并賜獨孤懷恩田宅貲財等使還拜禮部尚書授天策府長史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與功臣等元勲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綿州實封六百戶圖形淩煙閣貞觀初使于突厥說誘之因以隋蕭后及

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圖否對曰銜國
威恩亦可望獲遂令儉馳傳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
落歡然定歸欵之計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騎掩襲
破之頡利北走儉脫身而還歳餘授民部尚書後從幸
洛陽苑射猛獸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
有雄彘突及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笑曰
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
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

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尋加光禄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在官每盛修肴饌與親賓縱酒為樂未嘗以職務留意又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其私羊為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于家加特進顯慶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為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布帛一千段粟一千石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謚曰襄官為立碑儉少子觀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儉孫從

心神龍中以子晙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監晙先天
中為太常少卿坐與太平連謀伏誅
長孫順德文德順聖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
父愷隋開府順德仕隋右勲衛避遼東之役逃匿於太
原深為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羣盜並起郡縣各募兵為
備太宗外以討賊為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
月之間衆至萬餘人結營於郭下遂誅王威高君雅等
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

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
順德追及於桃林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陜縣高祖即位
拜左騎衛大將軍封薛國公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
建成餘黨於玄武門太宗踐祚真食千二百户特賜以
宫女每宿内省後順德監奴受人餽絹事發太宗謂近
臣曰順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勲位高爵厚足稱富貴若
能勤覽古今以自鑒誡弘益我國家者朕當與之同有
府庫耳何乃不遵名節而貪冐發聞乎然惜其功不忍

加罪遂於殿庭賜絹數十疋以媿其心大理少卿胡演進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恕奈何又賜之絹太宗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尋坐與李孝常交通除名歲餘太宗閲功臣圖見順德之像憫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頹然而醉論者以為達命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多放縱不遵法度及此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餽餉順德糺擿一無所容稱為良牧前刺史

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尋又坐事免發疾太宗聞而鄙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問也未幾而卒太宗為之罷朝遣使弔祭贈荊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追改封為邳國公永徽五年重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也父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為右勳侍大業末嘗從煬

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度已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遂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親禮出則連騎入同卧起義兵將舉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為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廳事之後弘基因麾左右執威等又從太宗攻下西河義軍次賈胡堡與隋將宋老生戰破之進攻霍邑老

生率衆陣於城外弘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弃馬投塹弘基下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河東弘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為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以殷開山為副西略地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衛文昇遣兵來戰弘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匹時諸軍未至弘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悦賜馬二十疋及破京城功為第一從太宗擊薛舉於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返累

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太宗經略東都戰于瓔珞門外破之師旋弘基為殿隋將叚達張志陳於三王陵弘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勲恕其一死領行軍左一總管又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墌城弘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唯弘基一軍盡力苦鬬矢盡為舉所獲高祖嘉其臨難不屈賜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歸復其官爵會宋金剛陷太原遣弘基屯晉州裴

何乃以勍敵遺王也久之言於文靜曰王不豫恐賊輕
我請耀武以威之遂陳兵於折墌為舉所乘軍乃大敗
嶠坐減死除名後從平薛仁杲復其爵位武德二年兼
陝東道大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從太宗討平王
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復從征劉黑闥道病卒太宗親
臨喪哭之甚慟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曰節貞觀
十四年詔與贈司空淮安王神通贈司空河間王孝恭
贈民部尚書劉政會俱以佐命功配饗高祖廟庭十七

年又與長孫無忌唐儉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政會柴紹等十七人俱圖其形於淩煙閣永徽五年追贈司空嶠從祖弟聞禮有文學武德中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聞禮子仲容亦知名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劉政會滑州胙城人也祖環雋北齊中書侍郎政會隋大業中為太原鷹揚府司馬高祖為太原留守政會率兵隸於麾下太宗與劉文靜謀起義兵副留守王威高

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與君雅謀危
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廹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
為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
君雅同坐視事文静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
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視之政會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
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殺
我也時太宗已列兵馬布於街巷文静因令左右引威
等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大將軍

府建引為户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徳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政會内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悦服尋而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為賊所擒於賊中密表論武周形勢賊平復其官爵歴刑部尚書光禄卿封邢國公貞觀初累轉洪州都督賜實封三百户九年卒太宗手勅曰舉義之日實有殊功所葬並宜優厚贈民部尚書謚曰襄後與殷開山同配饗高祖廟庭子玄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尚南

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為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為酷吏所陷也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也祖烈周驃騎大將軍歷遂梁二州刺史封冠軍縣公父慎隋太子右内率封鉅鹿郡公紹幼趫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少補隋元德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微時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義旗建紹自京間路趣太原時建成元吉自河東往會於道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千有

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君唐公之子執以為功徒然死耳建成從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義於是相賀以紹之計為得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平絳郡並先登陷陣授右光

禄大夫隋将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鋭渡河以援之紹
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奈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
将進下京城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将軍尋從太宗
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
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户轉右驍衛大将軍吐谷
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
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
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

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貞觀元年拜右衛大將軍二年
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
七年加鎮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
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荆州都督謚曰襄平
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義兵將起公主
與紹並在長安遣使密召之紹謂公主曰尊公將掃清
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罹後患為計
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易可藏隱當別

自為計矣紹即間行赴太原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衆於司竹園自稱總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説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説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率衆數千人來會時京師留守頻遣軍討公主三寶潘仁屢挫其鋒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得兵七萬人公主令間使以聞

高祖大悦及義軍渡河遣紹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以迎公主時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獨有軍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六年薨及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輅麾幢班劒四十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勲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所

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仍令所司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謚公主為昭子哲威歴右屯營將軍襲爵譙國公坐弟令武謀反徙嶺南起為交州都督卒官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僕少卿衛州刺史封襄陽郡公永徽中坐與公主及房遺愛謀反遣使收之行至華陰自殺仍戮其屍公主賜死馬三寶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别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仁杲遷左驍衛將軍復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

鋒陷陣斬其名王前後虜男女數千口累封新興縣公

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三寶曰是汝建英雄之處衛青

大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貞觀三年卒太宗為之廢

朝謚曰忠

武士彠并州文水人也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

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為太原留守引為行

軍司鎧時盜賊蜂起士彠嘗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

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

雅意當同富貴耳及義兵將起高祖募人遣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王威高君雅陰謂士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所犯當死安得領兵吾欲禁身推覈士彠曰此並唐公之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不發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勸威等鞫問募人之狀士彠謂德平曰討捕之兵總隸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並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遂止義旗起以士彠為大將軍府鎧曹從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初義師將起士

雞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為
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
徵心可録故加酬効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武
德中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又歴利州荆州都督
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顯慶元年以后父
累贈司徒改封周國公咸亨中又贈太尉太原王特詔
配饗高祖廟庭列在功臣之上孫承嗣事在外戚傳士
雞長兄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

封宣城縣公常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貞觀中卒贈潭州都督次兄士逸亦有戰功武德中為齊王府户曹賜爵安陸縣公從齊王鎮并州為劉武周所獲於賊中密令人詣京師陳武周可圖之計及武周平甚見慰勉累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貞觀初為韶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儉委質義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虜庭脱高祖蒲州之急侍獵苑囿諫太宗馬上之言可謂純

臣矣順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肅之政弘基臨難不屈蹈陣多尅捷之勲殷嶠劉政會柴嗣昌並在太原首預舉義從微至著善始令終馬三寶出厮養之徒處將軍之位亦馬之善走者也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為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贊曰茂約忠純順德功勲弘基六士義合風雲

舊唐書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九至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舊唐書卷五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九

屈突通子壽 少子詮 詮子仲翔 任瓌 丘和子行恭 行恭子神勣

許紹孫力士 力士子欽寂 欽明 紹次子智仁 少子圉師 李襲志弟襲譽

姜暮子行本 行本子簡 簡子晞 簡弟柔遠 柔遠子皎 晦 皎男慶初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剛毅志

尚忠慤檢身清正好武略善騎射開皇中為親衛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餘匹文帝盛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聖子育羣下豈容以畜產之故而戮千有餘人愚臣狂狷輒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餘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是感卿此意良用惻然今從所請以旌諫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由是漸見委信擢

為右武候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
時通弟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為之語曰寧
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為人
所忌憚如此及文帝崩煬帝遣通以詔徵漢王諒先是
文帝與諒有密約曰若璽書召汝於勑字之傍别加一
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覺變詰通
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累轉左驍衛大將
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為關內討捕大使有安定人

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置百官有衆十餘萬稽胡首領劉鷂子聚衆與迦論相影響通發關中兵擊之師臨安定初不與戰軍中以通為怯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迦論不之覺遂進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諸城邑通候其無備簡精甲夜襲之賊衆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郡南山築為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

飲馬泉永豐倉又為義師所剋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為劉文静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静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惟文静一柵獨存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文静為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餐而食文静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

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

讐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杖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仍為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争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

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尋以本官判陜東道行臺僕射復從太宗討王世充時通有二子並在洛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老朽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此之時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及大兵圍洛陽實建德且至

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爲第一尋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鎮于洛陽數歲徵拜刑部尚書通自以不習文法固辭之轉工部尚書隱太子之誅也通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陽貞觀元年行臺廢授洛州都督賜實封六百戶加左光祿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忠子壽襲爵太宗幸洛陽宮思通忠節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賜束帛以卹其家焉十七年詔圖形於凌煙

閣二十三年與房玄齡配饗太宗廟庭永徽五年重贈司空詮官至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亦為瀛州刺史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己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傭保耳門户所寄惟在於瓌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務屬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

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嶺外降隋瓌乃棄官而去仁壽中為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為河東縣户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强今率驍雄以匡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為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公天縱神武親舉

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為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伏於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廼授銀青光禄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

瓌及薛猷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于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高祖即位改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率衆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公太宗率師討世充瓌從至邙山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持節為河南道安撫大使世充弟辯為徐州行臺尚書令率所部詣瓌降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

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濬又諫曰樞與公謹並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為變瓌不荅樞至則分配質子並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為賊賊之子弟安可守城樞因縱諸隊各

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旣遣縣人殺賊質子宼隙巳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却圓朗事平遷徐州總管仍為大使瓌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又妻劉氏妬悍無禮為世所譏及輔公祏平拜邢州都督隱太子之誅也瓌弟璨時為典膳監瓌坐左遷通州都督貞觀三年卒

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

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累遷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漢王諒之反也以和為蒲州刺史諒使兵士服婦人服戴羃䍦奄至城中和脫身而免由是除名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胄罪拜代州刺史屬煬帝北巡過代州和獻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為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

豐帝益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為華侈和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尋遷天水郡守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為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以撫之黄門侍郎裴矩奏言丘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寛而不擾煬帝從之遣和為交趾太守既至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會煬帝為化及所弑鴻臚卿甯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蕭銑馮盎以蒼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

林邑之西諸國並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之物富埒王者銑利之遣長眞率百越之衆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愛首領擊之長眞退走境内獲全郡中樹碑頌德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審知隋滅遂以州從銑及銑平和以海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譚國公交州總管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之興引入卧内語及平生甚歡奏九部樂以饗之拜左武侯大將軍和時年

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鄉令自怡養九年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荆州總管謚曰襄賜東園秘器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

行恭善騎射勇敢絶倫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岐雍間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羣盜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中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

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為主使天下號為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與師利共謁太宗于渭北拜光禄大夫從平京城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勲授左一府驃騎賞賜甚厚隱太子之誅也行恭以功遷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為法司所劾除名因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侯將軍高宗嗣位歷遷右武侯大將軍冀陝二

州刺史尋請致仕拜光祿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贈
荆州都督謚曰襄賜温明秘器陪葬昭陵行恭性嚴酷
所在僚列皆懾憚之數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
時月復其官初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
知其虛實强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
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
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
乃廻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

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子神勣嗣聖元年為左金吾將軍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懐太子既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深見親委嘗受詔鞫獄與周興來俊臣等俱號為酷吏尋以罪伏誅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和少子行掩髙宗時為少府監

許紹字嗣宗本髙陽人也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陸祖弘父法光俱為楚州刺史元皇帝為安州總管故紹兒童時得與髙祖同學特相友愛大業末為夷陵郡通守是時盜賊競起紹保全郡境流戶自歸者數十萬口開倉賑給甚得人心及江都弑逆紹率郡人大臨三日仍以郡遥屬越王侗王世充簒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遣使歸國授陜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髙祖降勅書曰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

宛然心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濶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吳質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糺合賔寮踰越江山遠申誠欵覽此忠至彌以慰懷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應之以破銑功拜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委以招慰時

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乘大艦泝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闍提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録事參軍李弘節子壻張玄静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環收其舩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州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並以兵鎮守紹遣智仁及李弘節攻荆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襃美許以便宜從事紹與王世充蕭銑疆界連接紹之士卒為賊所虜者輒見殺害紹執敵人皆資給而遣之賊感其

義不復侵掠闔境獲安趙郡王孝恭之孽蕭銑也復令
紹督兵以圖荆州會卒於軍高祖聞而流涕貞觀中贈
荆州都督嫡孫力士襲爵官至洛州長史卒子欽寂嗣
萬歲通天年為夔州都督府長史時契丹入寇以欽寂
兼龍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戰敗被擒其後賊將圍
安東令欽寂說屬城之未下者安東都督裴玄珪時在
城下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
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則天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

謚曰忠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侯仍爲海東慰勞使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輔乾開元中官至光禄卿欽寂弟欽明少以軍功歴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歳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涼州都督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説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内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鋌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

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興其簡兵陳將候夜掩

襲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論者

稱之紹次子智仁初以父勲授溫州刺史封孝昌縣公

尋繼其父為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貞觀

中卒紹少子團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

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

實録功封平恩縣男賜物三百段四遷龍朔中為左相

俄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隱而不奏又為李義府所擠

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寛惠民吏刋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士其寛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戸部尚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謚曰簡

李襲志字重光本隴西狄道人也五葉祖景避地安康復稱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總管安康郡公遷哲孫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襲志初仕隋歷始安郡

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産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時蕭銑林士弘曹武徹等爭來攻擊襲志固守久之後聞宇文化及弒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女悅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没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

戮力中原共雪讐耻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蹈
忠而死不為逆節而求生尉佗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
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襲志固守經二年而無援卒
為蕭銑所陷銑署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武德初
高祖遣其子玄嗣齎書召之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隨
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間使齎書諭襲
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圮絶率衆保
境未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

教况卿朕之宗姓情異於常家弟姪並立誠效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並㨿州縣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宗正及蕭銑平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授襲志桂州總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輔公祏反又以襲志為水軍總管討平之轉桂州都督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表請入朝拜右光禄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

龔志弟龔譽龔譽字茂實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為冠軍府司兵時隂世師輔代王為京師留守所在盜賊蜂起龔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世師許之既至漢中會高祖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與兄龔志附籍於宗正太宗討王世充以龔譽為潞州總管時突厥與國和親又通使於世充龔譽掩擊悉斬之因委令轉運以餽大軍後歷

光祿卿蒲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為江南道廵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召拜太府卿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資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於人

尋轉涼州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隂憾番禾縣丞劉武杖而殺之至是有司議當死制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撰五經妙言四十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圖二十卷兄子懐儼頗以文才著名歷蘭臺侍郎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内以書有汗左授郢州刺史後卒于禮部侍郎

姜謩秦州上邽人祖眞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建平郡公謩大業末為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

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叅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謩部勒諸軍自昏至曉六軍畢濟高祖稱歎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叅軍封長道縣公時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

得一覲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暮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為舉所敗徵暮還京拜員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杲拜暮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凉州之路近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静之暮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子行本貞觀中為

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二宫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旨賞賜甚厚有所遊幸未嘗不從又轉左屯衛將軍時太宗選趫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充仗内宿衛名為飛騎每遊幸即騎以從分隸於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為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為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

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繞動梯衝整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行本諫以為師未可動太宗不從行本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卒子晞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簡弟柔遠美姿容善於敷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内供

奉柔遠子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為潤州長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内命之捨敬坐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鬭雞常呼之為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宫女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遽令徙植於其家其寵遇如此及竇懐貞等潛謀逆亂玄宗將討之皎協賛謀議以功拜殿中監封楚國公實封四百戸玄

宗以皎在藩之舊皎又有先見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

勑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

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徇

則為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況君臣之相遇而

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禄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

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為量體静而安仁精微用心理

和而專直往居藩邸潛欵風雲亦由彭祖之同書子陵

之共學朕常遊幸于外至長楊鄠杜之間皎於此時與

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即登九五王必為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皎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嗣虢王邕等鞫問皎保護無怠辭意轉堅李通之讖詎不言田叔之髡鉗罔憚仍為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潤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逾深戴于朕躬憂存王室以為天且有命預覩成龍之徵人而

無禮嘗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誅夷履危本於初心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繄賴洎朕祗膺寶位又共翦姦臣拜以光寵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胃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夫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朕負之必深泰

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尋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抑損之開元五年下勑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讜立誠精識比於橋玄密私

方於朱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欵洽嘗謂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山河傳誓備蒙光寵時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髙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沐我恩貸庇爾子孫宜放歸田園以恣娛樂又遷晦為宗正卿以去其權久之晈復起為秘書監十年坐漏洩禁中語為嗣濮王嶠所奏勑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即王守一之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決杖

配流嶺外下制曰秘書監姜皎往屬艱難頗效誠信功則可録寵是以加既忘滿盈之誡又虧静慎之道假說休咎妄談宫掖據其作孽合處極刑念兹舊勲免此殊死宜決一頓配流欽州皎既決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餘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配流雷州自餘流死者數人時朝廷頗以皎為寃而咎嘉貞焉源乾曜時為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論者亦深譏之玄宗復思皎舊勲令遞其柩還以禮葬之仍遣中使存問其家十五年追

贈澤州刺史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俄遷海州刺史卒
天寶六載授皎男慶初等官七載贈皎吏部尚書仍贈
實封二百户以充享祀慶初襲封楚國公慶初生未晬
玄宗許尚公主後淪落二十餘年李林甫為相當軸用
事林甫即皎之甥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天寶十載詔
慶初尚新平公主授駙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
史臣曰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事兩國而
名愈彰者何也荅云若立純誠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

寧限於兩國爾被稠桑之擒臨難無茍免破仁杲之衆臨財無茍得君子哉任瓌丘和許紹李襲志咸遇真主得為故人或敘舊立功或率衆歸國尋其履迹皆有可稱襲志為政襲譽訓子庶幾弘遠矣姜謩恩信有能官之譽行本勤濟多尅敵之功皎雖故舊恩倖不倫雖嘉貞致寃亦冒寵自掇豈非無德而禄福過災生之驗歟任瓌縱妬妻無禮任親戚求財丘和進食邀幸皆無取焉

贊曰屈突守節求仁得仁諸君遇主不足擬倫

舊唐書卷五十九

舊唐書卷五十九考證

屈突通傳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又軍至潼關為劉文静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又令顯和夜襲文静顯和軍潰○臣宗萬按傳自是兩事創業起居注曰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豫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

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據此則是一時之事非先破于飲馬泉月餘又破于潼關也又按高祖本紀云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潰散通鑑注云是時太宗未過河西而傳亦云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並未載人名即通鑑只書孫華史大柰亦未載及太宗也

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

○臣德潛按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

舊唐書卷五十九考證